

# 浮生当如葱

●杨晓兰

深秋的一天，我和妈妈收拾菜园子，拔架杆儿，收拢枯败的菜秧瓜蔓，不由得发出“人生一世草木一秋”的感慨，从种到收，从春到秋，快得好像是一眨眼的功夫。

我妈把几捆玉米秆扔到一畦子长得七零八乱的小葱上，她很笃定地，又有几分挑衅似地对我说：你信不信？明年春天的羊角葱有了。

我信，我信我妈更信葱！所有的蔬菜里，好像数葱皮实，旱不死，天旱时顶多是不长了，但不长个子长心啊，越是旱葱白包得越紧实，味道也越香浓辛辣；冻不死，冻得硬邦邦拿到暖处能“回”过来，栽到盆子里不几天就会抽出嫩绿的葱叶儿。我们这里形容姑娘水灵高挑常说“看那好看的水葱一般”。

过去土豆萝卜白菜大葱是北方冬储菜的四大天王，土豆萝卜窖藏从深秋吃到次年夏天不成问题，白菜不好存

放，冻不得，捂不得，放在凉房里，时不时地翻腾翻腾，摘去烂叶子。贮存大葱省事，讲究的人家三五一组，把葱叶一弯一折一系，自成一捆。粗放一点，整捆子随便往哪个犄角杵一放就行了，一冬天随吃随取，十分方便。

因为这顽强的生命力，葱还肩负着不可推卸的象征意义。娶亲时男方拿一瓶酒，酒瓶上用红线绳绑一根大葱。新人上轿，娘家把酒倒出，装一瓶清水，把葱栽到瓶口给新家还回去，意思是女儿从此后到男方家“栽根立后开枝散叶”。大年夜栽葱，取“发旺”之意，葱不辱使命，不等破五就出脱得白是白绿是绿，可真是发旺。这样一盆生机勃勃的葱摆在灶头，便是春色入户明媚鲜亮，使得蓬荜熠熠生辉。在物质还不富足的年代，这盆葱还是正月里的绿色蔬菜担当呢，饺馅儿里剁几根，菜汤里漂几星，简直就是活色生香。

我妈六岁那年的春天，家里实在没吃的了，姥爷杀了最后一只瘦麻鸡，倒空了缸里的榆树皮面，攪搅到一起吃了一顿不知该如何命名的饭，就领着一家老小走了口外。第二年春天，姥爷回来给他哥送苜蓿，推开院门，一院杏花粉白，畦子里小葱青翠，我姥爷站在院子里禁不住热泪长流……在石拐那个叫做“广汉大坝”的地方，我姥爷曾无数次地和姥姥描述过那畦小葱，以至于那畦葱就长在了我妈她们几个孩子的心里。尽管口外的苜蓿雪白，口外的糜子金黄，口外的席麻草一人高喂猪很上膘……口外人憨厚好处，口外大队很关照我姥爷这个庄稼把式。但口外总归不是他们的家，挨到第三年秋收完，我姥爷又带着一家老小回来了。

我姥姥常说，是那畦子葱把我姥爷给“晃”回来了。

我想，我姥爷是受了葱的启发：葱都能活下去，人就一定能活出来。

去年我妈种的葱大丰收，丰收到什么程度，用我妈的话说就是：不大大一片地，起出牛腰粗九捆葱！为了体现老妈的劳动价值，我从村里拿来九牛之一腰。那么大一捆，一时吃不完，又没地方存放，琢磨来琢磨去，只好放到小区的绿地。

说实话，把这捆葱放置在公共区域多少是有一点愧疚的，总觉得自己是占了所有业主的便宜，或者说是破坏了小区的环境——尽管那绿地早已斑秃，尽管那些景观树比倒立的扫帚好不了多少，但人家一定是奔着美和雅去的，至少可以激发一下想象，我放一捆葱在那里突兀兀地带进了俗世的烟火气息。为此，在选择具体放置地点上，我动了一番脑筋，窺摸了一个较为隐蔽的犄角，将葱靠着一丛灌木立着。这样一来，不显山不露水，关键是不扎眼。

就这样，等我想起来时，节令已经是惊蛰。

我去那棵树下看望那捆葱，它原封不动，和那棵小树并立了一个冬天迎来了春天，枯黄的葱叶上还覆着前不久下的阳春白雪。

我把葱提起来，解开绳子，捋去干枯朽烂的叶子，大葱立马出息了，内层的叶子墨绿，葱白丰腴瓷实，根须柔韧鲜活。

关于如何安置这一捆久经风霜雨雪而不死的葱，我又犯难了。只好请教了老妈，老妈说，你找个花盆栽上。而且栽的时候一定要把葱根上那个“肉刺疙瘩”狠狠剥去，这样才利于它生根发芽。我严格执行老妈的指令，把地下室一个大号花盆倒腾到楼道，装一盆尚未化开的冻土坷垃，囫圇个儿把整理后重新捆扎过的葱稳进了土里。我之所以

如此野蛮粗放地对待这捆葱，是为了防止条件太优越，葱疯长起来，葱白空虚疲软。就像火着得太猛放了大焰，那剩下的就是灰烬——凡事悠着点，节制点，大抵是好的，葱如是，或许人亦如是。

现在，那捆葱在我家门口的花盆里安家落户，而且长势正好，葱白嫩，葱叶绿，做饭时候，我出门拔一棵，有点去菜园里摘菜的悠然意趣。而这种倒栽过重新生发的葱比远道而来的山东大葱更嫩，比水培的小葱味道更浓。此外，这盆葱还是我家门口的一道风景，出来进去，我总是忍不住看它两眼，觉得郁郁葱葱的“葱”就来源于葱本身。我家孩子开玩笑说，我妈梦见那盆葱被人连盆端走，半夜起来还得出门看看……我说，你妈我就这点出息，你可别把我的葱不当个葱。

我估计，等这盆葱吃完，羊角葱就续上了。

羊角葱就是去年秋天没有挖的那些葱。

它们是葱中的弱者，没有得天时地利，还没来得及长大，冬天就来了。严冬可以摧残它们的茎叶，把它们打趴下，但冻不死它们活着的信念，它们在冻土里潜滋暗长，在冰雪下养精蓄锐，等冰消雪融，春风吹过，它们就悄悄冒出了尖尖的“羊角”，给餐桌添一点初春新绿，给味蕾来一点鲜活刺激。等羊角长成鹿角，鹿角的某一枝就鼓起了花苞，孕育了葱籽——葱籽落地，又将开启一场生命的旅程。

葱因为皮实，不娇情，好养活，不被人稀罕，人小看人时往往斜瞥一眼，嘴角下撇，即便没人注意，喉咙里藏着一句话：嘛，你算哪根葱！意思是说你啥也不是个啥，微不足道。以葱比人，顺带把葱辱没了。葱怎么就微不足道了？可炆锅，可卷饼，可蘸酱，小葱可拌豆腐，大葱可烧海参啊。

其实，做一棵葱也不错，不论境遇如何，总是欣欣向荣，给一点水就发芽，给一把土就扎根，给一缕光就灿烂，一粒葱籽，哪怕是无意中溅落到石头缝中，也要倔强地长出来。

浮生当如葱。是小葱，你就踏踏实实拌豆腐；是大葱，有机会不妨烧烧海参。

# 朔州六地赋（三）

●刘懿德

## 山阴赋

雁门重地，山阴要塞。八岭环拱，二河襟带。北靠洪涛而通云州，南倚翠微而接关隘。境殊可养，尧帝择而构陶窑；山高堪凭，禹王据以驱水害。轩轳之商长存，佛窟之名永载。

然则三代以降，缘其扼中土咽喉，至乃烽火不断；据雁门要塞，繇是兵家必争。忆昔赵武灵王北略，周穆天子西征。李牧伐虏，蒙恬戍边；八路军骨，卫青垂名。薛仁贵守关，脱颔而突厥胆破；杨令公北伐，挥刀而辽兵魂惊。于少保拒瓦剌，长城督战；八路军军袭日寇，狭路谋兵。畴昔雁门，惯见狼烟滚滚；至今广武，似闻刀剑铮铮。

尔乃风厉沧桑，物趋豪壮。坚韧之精神长存，战斗之文化独享。于是造汉武广场，立君臣塑像。武帝雄才大略，指点江山；群臣勇武刚强，胸怀气象。誓灭匈奴，以安封壤。真乃一代圣主，千秋良将！两广武，雄伟壮观；一长城，蜿蜒浩荡。观夫九垓苍茫，四野清幽。忆昔昼战夜防，寒来暑往。雨打铁衣，雪压营帐。风沙扬尘，尸横塞上。遂乃汉墓成群，冢丘叠浪。慨夫殉身家国，虽犹犹生；埋骨疆场，死何悲怆？嗟乎！今古军人，忠魂不朽，功德无量！

尔乃地濡骨血，人赋精神。沙彦珣以才高胜，米海进以善射闻。效杨震之风，郭登庸秉公执事；怀菩萨之德，王宪武积善济贫。任公之方师崔增瑞，为官清正；民国之将领丰宝璋，品性淑均。更有大明内閣首辅王阎爷者，清廉耿直，务实求真。不事权贵，胸怀黎民。亦有血性烈女，代王夫人。风标自有，气节长存。磨笄以自刎，取义而成仁。嗚呼！山阴之地，多生忠烈，辈出贤臣！

俱往矣！看今日之山阴，四方修

治，万姓熙雍。欣逢盛世，再现尧风。斯乃重寻旧迹，更造新容。辟东部之新区，绘桑干之胜景；复南山之古韵，造西山之绿踪。正山河有味，而胜景无穷也。

若夫佛窟奇观，翠微风物。怪石峻峭，奇峰突兀。岚霭迷蒙，灌木葱郁。岩洞杳幽，洞天活泼。登巉岩而志高，瞰溪壑而心阔。中有寺名化悲者，坐居山腰，背倚石窟。孤松独石，两山夹楼；百里鸣钟，二泉映月。诸天之神仙全供，设廿六殿堂；八面之香客来朝，谒三处楼阁。又有寺曰瑞云者，风雨沧桑，荣衰更迭。瑞气长随，香烟不绝。谦公寿塔，历经数劫而岿然；瑞云古松，傲立千年而昂屹。

若夫桑干水美，湿地林深。沿河漫流，千波淼淼；夹岸枕翠，万木森森。水光柔而跃锦鲤，林色秀而悦珍禽。春波盈盈，秋露泫泫。夏水湛湛，松雪沉沉。晨日照林，木叶摇曳；夕阳铺水，湖面跃金。四时如画，朝暮赏心。

而其桑水河滨，九龙湾处。有圣母之宫，瑞公之墓。怪石、圣水、古寺、深壑，圣母之境神奇；墓碑、神道、石马、石人，瑞公之陵肃穆。袪灾祛病，世代承恩；济世忧民，千秋仰慕。吁嗟乎！故事凄美，人文富庶。

又有千佛寺，烟霞洞天。千佛寺石刻满崖，佛姿百态；烟霞洞幽洞悬壁，气象万千。神仙胜境，天造地奇。至若绿色王国，森林公园。则东南有杨莫岭，西北沿洪海山。绿浪翻滚，碧波连绵。

慨夫宏猷既展，壮志无央。人文景观业已兴盛，经济产业自当腾翔。盐滩构建园区，破茧成蝶；碱地辟成沃土，改貌换装。牛乳壮骨，燕麦含香。绿色生态，乌金故乡。八大园区并进，三色经济恒昌。多元经济，各享荣光。至矣哉！灵秀古城，新韵山阴，必将永续辉煌！

# 花开随想

●刘淑花

杏花儿桃花儿一朵朵  
挨挨挤挤把悄悄话儿诉说  
春风反反复复地路过  
也不曾把只言片语截获  
究竟有多少秘密值得如此探索  
让一片片小叶子也羞答答地藏躲

曾经赏花的岁月已蹉跎  
如今花开的日子似还多  
只愿此生若桃花开灼灼  
美丽的不只是绽放的诱惑  
还有绽放之后恣意的飘落  
以及飘落之后留下的硕果

# 诗词曲九首

●宋建国

## 逛三亚

椰风爽气浴游宾，鸥舞碧波间海春。  
远浪涌来涛影出，诗情点醉赶潮人。

## 与两位兄长品茗

窗对银滩倚凤娇，阳台慢煮岭南瑶。  
海椰风抚倦腮鬓，闲饮流光听玉箫。

## 海棠春·朔州“老杆”回归

旧时焰火民情托，而今见、龙腾虎跃。  
四季吉祥来，五福临边陲。  
一声炮仗银花落，闹儿洞、欢歌似雀。  
玉帝宴铺开，把盏明酌。

## 三字令·逛海南

风飒爽，气晴柔，约朋游。南海逛，读春秋。亚龙湾，波浪缓，醉君眸。  
名店宿，卧琼楼，乐眉头。尝美食，荡轻舟。会良俦，情携手，抱金瓯。

## 太常引·致商界友人

勤劳聪慧赶潮流。深海驾商舟。劈斩恶风浪，稳把舵、穿过险丘。  
志存高远，心诚德厚，守诺结良俦。情暖一层楼，店铺里、和风畅游。

那头家里唯一能变卖的小驴驹走了。过了不知多少时间，父亲乐着回来啦，从身上掏出15块钱递给我说：“还不赖，卖啦，你拿上。”我接过钱，不，准确地说，那不是钱，而是一家人生活的指望，是父母对我的天大希望。

当我离开窑洞，行进在上学路上，泪水如泉，心潮逐浪。想了很多很多，想父母，想窑洞，想他们厮守窑洞，辛辛苦苦，惨淡经营，为了啥，图什么，越想越辛酸，越想越觉得父母不容易，好像一下长大许多，心中有了数，绝不能白花了这笔钱。

卖驴钱助我走出窑洞，走向远方。但不管走到哪儿，再远也没敢忘记窑洞这出发点，没敢忘记父母残延病身，省吃俭用煎熬生活，没敢忘记父亲果断卖驴换路费的坚定……想着想着，窑洞突然变得高深博大，变成朴实无华的文化。

文化，自然是父母遗憾的稀缺，也是他们毕生的向往和梦想。这无疑成为家风传承。早在十几年前，远在东南沿海厦门出生的外甥女，懵懂中就在爸爸妈妈陪伴下，跨越山高水长，回姥爷家瞻仰窑洞，亲近乡土文化。而今孙女又闻风而动，呼回家风，从水泥森林走进窑洞……一时间，窑洞不仅彰显德高望重，也成为励志新生代成长的策源地。

审阅元旦报纸的大样，最后的问题又集中在了这篇社论的身上。傅老师认为这篇文章文题不太紧密，没有围住“上”“大”这两个字，说理不充分。继而问：“这是哪一位写的文章？”

“永胜写的，这已经是第七稿了。”

“永胜，前几稿还在不在了？给我看看。”傅老师笑着问我。

那时，我们还是手写稿，我把前六稿找来一起给了傅老师。大约一个多小时后，傅老师一手拿着稿件，一手拿着老花镜来到办公室，笑着说：“社长啊，我看还是用初稿吧。”望着我们疑惑的眼神，傅老师解释说，“永胜的初稿，主题鲜明，说理充分，气势也很贯通。”

“那就依您的意见用初稿，您看署名啥名好呢？”社长诚恳地说。

“署社论或本报评论员都可以，但我觉得署本报编辑部更好一点，与题目《大报当有大作为》也很吻合。再者，编辑部文章和评论员文章的分量差不多，或者说前者略特别一点。”傅老师温和地说。

“好，那就按傅老师说的来哇！”说着，社长在大样上签下了“改后付印”四个大字。

就这样，傅老师和我们一起迎来了一个美好的2001年的元旦。

翻过一座座高山，闯过一道道难关。2011年4月10日，彩版《朔州日报》诞生，她为全省11家地市报出版彩色报划上了圆满的句号。4月11日，我发自内心的写出了评论《彩报当有新作为》一文，刊发在次日的“议事坊”专栏里。全文不足1000字，从这个方面回答了“彩报能否有新作为”这个广大读者普遍关心的问题。其实，这不仅仅是个回答，更是报社全体同仁给市委、市政府和广大读者的一份沉甸甸的承诺。

# 从窑洞走出

●冯耀

深秋。晋西北大山，一派苍茫。坐在山坳或排排或零散的窑洞，镶嵌土崖，纹丝不动，慈祥关注公路车辆疾驰。

2023年国庆节期间，儿子、儿媳带孙女不远千里，回老家达木河村，问祖寻根，缅怀故去，感受源远流长。

这村是神池县朱家川河重要源头。宋杨家将巾帼英雄穆桂英，戍边戎马，镇守边关，曾驻该村。时地北有万亩水域，名曰“海滩坪”，东西南皆重岭叠嶂，左右携羊坊、马坊，军需供给无恙。1958年，村里在土城墙（村子四面有高数丈夯实硬墙拱卫，状似城堡，故该村又称南堡）下集体掏山药窖，挖出成堆尸骨和大刀、长矛、玉带、护心镜等物，铁证杨家将忠心报国，血洒疆场。

村里人们口耳相传，浸染忠烈文化，志存高远，坚强生存。抗日战争，解放战争，抗美援朝战争，多有人响应祖国号召，义无反顾，奔赴前线。我的舅舅就是首批入朝志愿军某部侦察排

长，英勇牺牲，长眠在朝鲜土地上。受革命红色文化感召，我和侄儿也先后走出窑洞，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。

孙女听爷爷讲述，早把活蹦乱跳收起盘腿坐在炕上。这窑洞土炕含金量多高，谁也说不清，能说清的是它陪伴一代又一代人的成长。从我爷爷起（再往上已无从查考），二百多年了，整整五代啦。我家是爷爷手上迁来的，全村就我们一家姓冯，爷爷、父亲都是扛长工走过来的穷苦农民，一直就住在这“风雨不动安如山”的窑洞里。

从迁来落地，窑洞就是生活摇篮。父母常说：“人活脸面树活皮，墙上活的一把吃渣泥。”我的记忆中，窑洞还是坚强“卫士”。有一年秋雨连绵，窑洞成了有窟窿的大篱笆，堂堂穹顶中间偏左掉下几块片石，窑头上的洪水肆无忌惮“瓮咚瓮咚”倾盆，有的地方是“拚颈拚蛋”滴水。米面衣物之类全搬出院，大小盆底朝天打下。母亲不怕窑塌，抱着我挤在窑跟底度日如年。那感觉就如一叶扁舟，风雨飘摇，沉浮波涛。不过，

叫人鼓舞和宽慰的是，母亲依然乐观，说“那它晴呀！”母亲预言不虚，没多久，太阳便露笑脸。经过如是洗刷，窑洞早脱墙皮，瘦骨嶙峋，棱角角角。

就在我给孙女讲故事的时候，窗外悄然下起雨。淅淅沥沥，嘀嘀嗒嗒，像仙音飘落。难道是父母在天上瞰见重孙回来省亲喜极而泣，还是上苍沉痛悼悼窑洞曾经的“浩劫”？姑且兼而有之吧。反正在这种雨境下，身在窑洞仿佛置若梦幻世界，窑洞亦如人意，忽地化作二老慈颜，张扬双臂拥抱儿孙……

在父母的认知里，命苦，受苦，吃苦，都是因为没文化。所以他们铁下心来在有生之年，把栽种文化作为首选，把希望寄托于书香。用他们的话说：“活着就是为了儿子念书”。为达目的，他们不惜砸锅卖铁，也要供我上学。1964年，我考上一所省城的全公费学校，可尴尬的是家徒四壁，没路费，怎么办？父亲纠结如焚，从窑洞钻出来，钻进窑洞，好像窑洞藏有宝贝。猛地，父亲长出一口气，蹭蹭走出窑洞，径直牵了

# 三篇评论见证朔州报业之发展

●陈永胜

《朔州报》。

1992年5月底，我应聘到朔州报社，从头开始学习新闻编采业务。这一年的9月份，《朔州报》由周二刊发展为周三刊。

1996年8月，经山西省新闻出版局批复同意，《朔州报》将于1997年1月1日恢复《朔州日报》名称，出版四开四版、周六刊。经过近半年时间的准备，1997年元旦这一天，《朔州日报》如期和读者见面了。1月6日，我以《本报编辑部》的名义写下了《一个“日”字不寻常》的评论文章。文中写道：“走过七个春秋，历经艰难困苦……从此《朔州日报》踏上了一个新的征程。”文章虽说稚嫩，但也道出了全社职工的心声。

习惯上，人们把四开版的报纸称为“小报”。《朔州日报》名称恢复后，上至市委、市政府，下至广大读者，无不期盼早日出版对开“大报”。对我们全体朔州报人来说，简直成了一件日思夜想的大事情。

2001年1月1日，对开《朔州日报》闪亮登场了。在这一期的报纸上，我受社长的委托写下了《大报当有大作为》的评论文章，对报纸今后的发展充满了梦想，这也是全体报人的心声。说起这件事，至今难以忘怀。

2000年国庆节过后，社长交代给我一项额外的任务：为2001年1月1日的第一张大报写一篇评论文章，要求11月初见初稿。我深知这是一份苦差事，但

又不敢回绝社长的一片好意。于是在10月底就写出了初稿，题目叫做《大报当有大作为》，不足1000字。在后来的两个月中，先后七易其稿，平均八天就得按照社长的意见重新修改一遍。因为他很重视这篇文章，也征求过不少人的意见，这样问题也就来了，一个人一个见解，我只好按他们的意见修改，到第七稿的时候，已与初稿面目全非了，题目好像也改成了《我们无愧于时代》。我也有些精疲力竭了。

为了出好第一张大报，报社专门从太原请来了退休不久的《人民代表报》副总编傅业先生坐镇指导。傅业，河南南阳人，山西大学中文系毕业，先后在雁北报社、山西日报社等地方工作，从事新闻工作四十多年，在三晋大地特别是太原、忻州、朔州、大同等地的名气很大。这是因为他不但有良好的职业道德，而且有精湛的业务水平。

2000年12月29日，我们就开始准备元旦的报纸。《我们无愧于时代》这篇文章也早早地上了在要闻版上。只是在署名时意见有了分歧：有人赞同署名“社论或本报评论员”，有人赞同署名“本报编辑部”，还有人赞同刊发在“大众论坛”（“议事坊”专栏的前身）栏目里，署作者真名。最后，在多次讨论的基础上，社长初步决定署名“社论”，等傅老师回来后拍板。

到了31日晚上八点多，傅老师开始



胡进作